第九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[[1]](#footnote-1)冒姓打船家

话说两位公子在岸上闲步，忽见屋角头走过一个人来，纳头便拜，两公子慌忙扶起，说道：“足下是谁？我不认得。”那人道：“两位少老爷认不得小人了么？天二评：可知前文“娄”字之衍。两公子道：“正是面善，一会儿想不起。”那人道：“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爷坟上看坟的邹吉甫的儿子邹三。天二评：�淖奕�引出邹吉甫，�淖薰鸥σ�出杨�讨校�取�接直稹；破溃罕愦哟舜σ�出杨执中来，取径又别。两公子大惊道：“你却如何在此处？”邹三道：“自少老爷们都进京之后，小的老子看着坟山，着实兴旺，门口又置了几块田地，那旧房子就不够住了，我家就另买了房子搬到东村，那房子让与小的叔子住天二评：伏东庄。后来小的家弟兄几个又娶了亲，东村房子，只够大哥、大嫂子，二哥、二嫂子住。小的有个姐姐，嫁在新市镇，姐夫没了，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这里来住，小的就跟了来的。”两公子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家坟山，没有人来作践么？”邹三道：“这是那个敢！府县老爷们，大凡往那里过，都要进来磕头天二�u：盛德在人心，不徒因其宰相也。史文靖曾任本省总督，故疑�淠耸芬病Ｆ讲角嗥溃喊次木肝遄拥强疲�著者�L奕簪、奕昂[兵侍]、奕环[河�|道]，其二俟考。此云“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”，或�e[三]瓒[四]影写环字耶?金评以为桐城��氏，则文恪乃指文端，太保乃指文和，通政又是何人？观卣臣少名廷��，必不直�e其名也。一茎草也没人动。”两公子道：“你父亲、母亲而今在那里？”邹三道：“就在市梢尽头姐姐家住着，不多几步。小的老子时常想念二位少老爷的恩德，不能见面。”三公子向四公子道：“邹吉甫这老人家，我们也甚是想他，既在此不远，何不去到他家里看看？”四公子道：“最好。”带了邹三回到岸上，叫跟随的吩咐过了船家。邹三引着路，一径走到市梢头，只见七八间矮小房子，两扇篱笆门，半开半掩黄评：闲景多妙。邹三走去叫道：“阿爷，三少老爷、四少老爷在此。”邹吉甫里面应道：“是那个？”拄着拐杖出来，望见两位公子，不觉喜从天降，让两公子走进堂屋，丢了拐杖，便要倒身下拜。

两公子慌忙扶住道：“你老人家何消行这个礼？”两公子扯他同坐下天二评：厚道。邹三捧出茶来，邹吉甫亲自接了，送与两公子吃着。三公子道：“我们从京里出来，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坟上扫墓，算计着会你老人家，却因绕道在嘉兴看蘧姑老爷，无意中走这条路，不想撞见你儿子，说你老人家在这里，得以会着。相别十几年，你老人家越发康健了。方才听见说，你那两个令郎都娶了媳妇，曾添了几个孙子了么？你的老伴也同在这里？”说着，那老婆婆白发齐眉，出来向两公子道了万福，两公子也还了礼。邹吉甫道：“你快进去向女孩儿说，整治起饭来，留两位少老爷坐坐。”婆婆进去了。邹吉甫道：“我夫妻两个，感激太老爷、少老爷的恩典，一时也不能忘。我这老婆子，每日在这房檐下烧一炷香，保祝少老爷们仍旧官居一品。而今大少老爷想也是大轿子[[2]](#footnote-2)？齐评：乡下人口角。四公子道：“我们弟兄们都不在家，有甚好处到你老人家，却说这样的话！越说得我们心里不安。天二评：此一段写两公子绝无贵介脾气，�娄公世泽之厚，而邹老真诚恳挚，宛如家人父子。宇内得有几家，得有几人？。三公子道：“况且坟山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，我们方且知感不尽，怎说这话？黄评：写真乡绅反如此谦和，所以形假乡绅也。邹吉甫道：“蘧姑老爷已是告老回乡了，他少爷可惜去世！小公子想也长成人了么？”三公子道：“他今年十七岁，资性倒也还聪明的。”邹三捧出饭来，鸡、鱼、肉、鸭，齐齐整整，还有几样蔬菜，摆在桌上，请两位公子坐下，邹吉甫不敢来陪，两公子再三扯他同坐。斟上酒来，邹吉甫道：“乡下的水酒，老爷们恐吃不惯。”四公子道：“这酒也还有些身分[[3]](#footnote-3)。黄评：再借酒引出杨执中。邹吉甫道：“再不要说起！而今人情薄了，这米做出来的酒汁都是薄的齐评：别有感慨。小老还是听见我死鬼父亲说：黄评：叫父亲“死鬼”，确是乡民谈吐。在洪武爷手里过日子，各样都好；二斗米做酒，足有二十斤酒娘子[[4]](#footnote-4)。后来永乐爷掌了江山，不知怎样的，事事都改变了，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来。天二评：闲闲引入，逗起二娄偏激之意。正如�L行水上，自然成文。像我这酒是扣着水下的，还是这般淡薄无味。”三公子道：“我们酒量也不大，只这个酒十分好了。”邹吉甫吃着酒，说道：“不瞒老爷说，我是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怎得天可怜见，让他们孩子们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！”

四公子听了，望着三公子笑。邹吉甫又道：“我听见人说：‘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样好的天二评：曰「死鬼父亲」，曰「孔夫子的周朝」，乡下人声口可为绝倒。黄评：妙妙，妙在“孔夫子的周朝”。就为出了个永乐爷就弄坏了。’这事可是有的么？”三公子笑道：“你乡下一个老实人，那里得知这些话，这话毕竟是谁向你说的？齐评：不得不��矣。黄评：渐渐引入，一拍便合。邹吉甫道：“我本来果然不晓得这些话；因我这镇上有个盐店，盐店一位管事先生，闲常无事，就来到我们这稻场上，或是柳阴树下坐着，说的这些话天二评：老实人已被阿呆教坏。身为盐店总管而常到乡村说闲话，其人可知，无如二娄之僻�何。所以我常听见他。”两公子惊道黄评：不由得不惊。“这先生姓甚么？”邹吉甫道：“他姓杨，为人忠直不过，又好看的是个书，要便袖口内藏了一卷，随处坐着，拿出来看天二评：王冕�槿朔排＃�不得不如此；杨�讨屑抑锌煽��，盐店可看��，何必到乡村来看？。往常他在这里，饭后没事，也好步出来了，而今要见这先生，却是再不能得。齐评：文情逐步而出。黄评：既拍凑，又复再合再离，文笔纡徐入妙。公子道：“这先生往那里去了？”邹吉甫道：“再不要说起！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，一切帐目，却不肯用心料理，除了出外闲游，在店里时，也只是垂帘看书，凭着这伙计胡三[[5]](#footnote-5)。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‘老阿呆’齐评：的称。先年东家因他为人正气，所以托他管总；后来听见这些呆事，本东自己下店，把帐一盘，却亏空了七百多银子。问着，又没处开消，还在东家面前咬文嚼字，指手画脚的不服天二评：可知邹老未必以杨阿呆为是。东家恼了，一张呈子送在德清县里；县主老爷见是盐务的事，点到奉承齐评：为县主者竟�笑于�l下人。把这先生拿到监里坐着追比。而今已在监里将有一年半了。”三公子道：“他家可有甚么产业可以赔偿？”吉甫道：“有倒好了。他家就住在村口外四里多路，两个儿子都是蠢人黄评：带出儿子。既不做生意，又不读书，还靠着老官养活天二评：此等人之子往往如是。却将甚么赔偿？”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“穷乡僻壤，有这样读书君子天二评：此谓读书君子乎。却被守钱奴如此凌虐，足令人怒发冲冠！我们可以商量个道理救得此人么？”三公子道：“他不过是欠债，并非犯法；如今只消到城里问明底细，替他把这几两债负弄清了就是。这有何难！”四公子道：“这最有理。我两人明日到家，就去办这件事。”邹吉甫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二位少老爷是肯做好事的。想着从前已往，不知拔济了多少人天二评：此方�不是�伟渭醚畎⒋粢蝗�。如今若救出杨先生来，这一镇的人，谁不感仰。”三公子道：“吉甫，这句话你在镇上且不要说出来天二评：伏下杨阿呆不知出监之由。待我们去相机而动。”四公子道：“正是；未知事体做的来与做不来，说出来就没趣了。齐评：又带些好奇意思。于是不用酒了，取饭来吃过，匆匆回船。邹吉甫拄着拐杖，送到船上说：“少老爷们恭喜回府，小老迟日再来城里府内候安。”又叫邹三捧着一瓶酒和些小菜，送在船上，与二位少老爷消夜，看着开船，方才回去了天二评：殷勤周到。黄评：写野老殷勤，逼似。

两公子到家，清理了些家务，应酬了几天客事，即便唤了一个办事家人晋爵，叫他去到县里查新市镇盐店里送来监禁这人是何名字，亏空何项银两，共计多少，本人有功名[[6]](#footnote-6)没功名，都查明白了来说。晋爵领命，来到县衙，户房书办原是晋爵拜盟的弟兄，见他来查，连忙将案寻出，用纸誊写一通，递与他，拿了回来回覆两公子。只见上面写着：

新市镇公裕旗[[7]](#footnote-7)盐店呈首：商人杨执中（即杨允），累年在店不守本分，嫖赌穿吃，侵用成本七百馀两，有误国课[[8]](#footnote-8)，恳恩追比云云。但查本人系廪生挨贡，不便追比，合详请褫革[[9]](#footnote-9)，以便严比，今将本犯权时寄监收禁，候上宪批示，然后勒限等情。

四公子道：“这也可笑的紧；廪生挨贡，也是衣冠中人物，今不过侵用盐商这几两银子，就要将他褫革追比，是何道理！”三公子道：“你问明了他并无别情么？齐评：更见细心。晋爵道：“小的问明了，并无别情。”三公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去把我们前日黄家圩那人来赎田的一宗银子，兑七百五十两替他上库；再写我两人的名帖，向德清县说：‘这杨贡生是家老爷们相好’，叫他就放出监来。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个保状。你作速去办理。”四公子道：“晋爵，这事你就去办，不可怠慢。那杨贡生出监来，你也不必同他说什么，他自然到我这里来相会。黄评：有此一语便开出后文多少曲折来，然又系两公子必有之情。晋爵应诺去了。晋爵只带二十两银子，一直到书办家，把这银子送与书办天二评：能干家人。说道：“杨贡生的事，我和你商议个主意。”书办道：“既是太师老爷府里发的有帖子，这事何难？”随即打个禀帖，说：

这杨贡生是娄府的人。两位老爷发了帖，现有娄府家人具的保状。况且娄府说：“这项银子，非赃非帑，何以便行监禁？齐评：滑吏弄贪官如同儿戏。天二评：乡坤之势力如此。此事乞老爷上裁。

知县听了娄府这番话，心下着慌，却又回不得盐商；传进书办去细细商酌，只得把几项盐规[[10]](#footnote-10)银子凑齐，补了这一项天二评：能员。官场大都如此。准了晋爵保状，即刻把杨贡生放出监来，也不用发落，释放去了天二评：正与上见是盐务的事随到随行相对，官场大都如此。黄评：周密，所以老呆不知何故。那七百多银子都是晋爵笑纳天二评：干仆。此事已开杜少卿先声。把放来的话都回覆了公子。公子知道他出了监，自然就要来谢。那知杨执中并不晓得是甚么缘故齐评：又生曲折。县前问人，说是一个姓晋的晋爵保了他去。他自心里想，生平并认不得这姓晋的。疑惑一番，不必管他，落得身子干净，且下乡家去照旧看书。到家，老妻接着，喜从天降；两个蠢儿子，日日在镇上赌钱，半夜也不归家；只有一个老妪，又痴又聋，在家烧火做饭，听候门户。杨执中次日在镇上各家相熟处走走，邹吉甫因是第二个儿子养了孙子，接在东庄去住，不曾会着；所以娄公子这一番义举，做梦也不得知道天二评：叙清。黄评：补笔面面周到，所以不知道不来谢，而两公子愈觉其贤矣。

娄公子过了月馀，弟兄在家，不胜诧异；想到越石甫故事[[11]](#footnote-11)，心里觉得杨执中想是高绝的学问，更加可敬齐评：曲折有致。一日，三公子向四公子道：“杨执中至今并不来谢，此人品行不同。黄评：此意留在此处想着，始有层次。四公子道：“论理，我弟兄既仰慕他，就该先到他家相见订交，定要望他来报谢，这不是俗情了么？”三公子道：“我也是这样想。但岂不闻‘公子有德于人，愿公子忘之’[[12]](#footnote-12)之说，我们若先到他家，可不像要特地自明这件事了？黄评：此笔更圆到。四公子道：“相见之时，原不要提起齐评：意转愈巧。天二评：后来虞、杜济人，情由中出，全是真诚，二娄�t枝枝节节有许多计议，盖求为名高耳。朋友闻声相思，命驾相访，也是常事，难道因有了这些缘故，倒反隔绝了，相与不得的？”三公子道：“这话极是有理。”当下商议已定，又道：“我们须先一日上船，次日早到他家，以便作尽日之谈。黄评：再做足一笔。

于是叫了一只小船，不带从者，下午下船，走了几十里。此时正值秋末冬初，昼短夜长，河里有些朦朦的月色。这小船乘着月色，摇着橹走，那河里各家运租米船，挨挤不开，这船却小，只在船傍边擦过去。看看二更多天气，两公子将次睡下，忽听一片声，打的河路响。这小船却没有灯，舱门又关着，四公子在板缝里张一张，见上流头一只大船，明晃晃点着两对大高灯[[13]](#footnote-13)：一对灯上字是“相府”，一对是“通政司大堂”黄评：奇。船上站着几个如狼似虎的仆人，手拿鞭子，打那挤河路的船。四公子吓了一跳，低低叫：“三哥，你过来看看。这是那个？”三公子来看了一看：“这仆人却不是我家的！”说着，那船已到了跟前，拿鞭子打这小船的船家。船家道：“好好的一条河路，你走就走罢了，行凶打怎的？黄评：船家早已明白，故绝不惊慌。船上那些人道：“狗攮的奴才！你睁开驴眼看看灯笼上的字黄评：要他看灯笼，便显出假来。船是那家的船！齐评：绝倒。船家道：“你灯上挂着相府，我知道你是那个宰相家！齐评：此船家口角亦尖。那些人道：“瞎眼的死囚！湖州除了娄府还有第二个宰相！”船家道：“娄府！罢了，是那一位老爷？天二评：全没气力。那船上道：“我们是娄三老爷装租米的船，谁人不晓得！这狗攮的，再回嘴，拿绳子来把他拴在船头上，明日回过三老爷，拿帖子送到县里，且打几十板子再讲！”船家道：“娄三老爷现在我船上，你那里又有个娄三老爷出来了！”

两公子听着暗笑。船家开了舱板，请三老爷出来给他们认一认。三公子走在船头上，此时月尚未落，映着那边的灯光，照得亮黄评：细。三公子问道：“你们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？”那些人却认得三公子，一齐都慌了，齐跪下道：“小人们的主人却不是老爷一家，小人们的主人刘老爷曾做过守府。因从庄上运些租米，怕河路里挤，大胆借了老爷府里官衔，不想就冲撞了三老爷的船，小的们该死了！”三公子道：“你主人虽不是我本家，却也同在乡里，借个官衔灯笼何妨。但你们在河道里行凶打人，却使不得齐评：忠厚和平。两公子性虽牢骚，语却正大，自是贤者。天二评：为要如此，所以如此。你们说是我家，岂不要坏了我家的声名？况你们也是知道的，我家从没有人敢做这样事天二评：可见娄府家法。你们起来，就回去见了你们主人，也不必说在河里遇着我的这一番话，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。难道我还计较你们不成？天二评：忠厚。众人应诺，谢了三老爷的恩典，磕头起来，忙把两副高灯登时吹息，将船溜到河边上歇息去了天二评：未免黯然无光。三公子进舱来同四公子笑了一回。四公子道：“船家，你究竟也不该说出我家三老爷在船上，又请出与他看，把他们扫这一场大兴，是何意思？天二评：此见四公子矫情更胜乃兄。船家道：“不说，他把我船板都要打通[[14]](#footnote-14)了！好不凶恶！这一会才现出原身来了！”说罢，两公子解衣就寝。

小船摇橹行了一夜，清晨已到新市镇泊岸。两公子取水洗了面，吃了些茶水点心，吩咐了船家：“好好的看船，在此伺候。”两人走上岸，来到市梢尽头邹吉甫女儿家，见关着门。敲门问了一问，才知道老邹夫妇两人都接到东庄去了黄评：曲而又曲，折而又折，却愈看愈妙，不嫌其纡。女儿留两位老爷吃茶，也不曾坐。两人出了镇市，沿着大路去走有四里多路，遇着一个挑柴的樵夫，问他：“这里有个杨执中老爷家住在那里？”樵夫用手指着：“远望着一片红的便是他家屋后，你们打从这条小路穿过去。黄评：入画。两位公子谢了樵夫，披榛觅路，到了一个村子，不过四五家人家，几间茅屋。屋后有两颗大枫树，经霜后，枫叶通红，知道这是杨家屋后了。又一条小路，转到前门，门前一条涧沟，上面小小板桥。两公子过得桥来，看见杨家两扇板门关着黄评：宜诗宜画。见人走到，那狗便吠起来。三公子自来叩门，叩了半日，里面走出一个老妪来天二评：聋妪故也。身上衣服甚是破烂，两公子近前问道：“你这里是杨执中老爷家么？”问了两遍黄评：已经点过又痴又聋，此处自不必再表。方才点头道：“便是，你是那里来的？”两公子道：“我弟兄两个姓娄，在城里住。特来拜访杨执中老爷的。”那老妪又听不明白，说道：“是姓刘么？天二评：嘉湖人刘、娄音混，故刘守备得冒娄府。两公子道：“姓娄。你只向老爷说是大学士娄家便知道了。黄评：非以大学士吓之，欲其明白耳。老妪道：“老爷不在家里。从昨日出门看他们打鱼，并不曾回来，你们有甚么说话，改日再来罢。”说罢，也不晓得请进去请坐吃茶，竟自关了门回去了齐评：情景的确。天二评：自两公子看来，此聋妪亦高绝。黄评：所以先说又痴又聋。两公子不胜怅怅，立了一会，只得仍旧过桥，依着原路，回到船上，进城去了。

杨执中这老呆直到晚里才回家来。老妪告诉他道：“早上城里有两个甚么姓‘柳’的来寻老爹，说他在甚么‘大觉寺’里住。天二评：绝倒。杨执中道：“你怎么回他去的？”老妪道：“我说老爹不在家，叫他改日来罢。”杨执中自心里想：“那个甚么姓柳的？……”忽然想起当初盐商告他，打官司，县里出的原差姓柳，一定是这差人要来找钱齐评：愈曲愈妙。因把老妪骂了几句道：“你这老不死，老蠢虫！这样人来寻我，你只回我不在家罢了，又叫他改日来怎的，你就这样没用！”老妪又不服，回他的嘴，杨执中恼了，把老妪打了几个嘴巴，踢了几脚黄评：以意度之便打骂，又确是老呆。自此之后，恐怕差人又来寻他，从清早就出门闲混，直到晚才归家。

不想娄府两公子放心不下，过了四五日，又叫船家到镇上，仍旧步到门首敲门。老妪开门，看见还是这两个人，惹起一肚子气，发作道：“老爹不在家里！你们只管来寻怎的！”两公子道：“前日你可曾说我们是大学士娄府？”老妪道：“还说甚么！为你这两个人，带累我一顿拳打脚踢黄评：妙。今日又来做甚么！老爹不在家！还有些日子不来家哩黄评：更妙。我不得工夫，要去烧锅做饭！黄评：竟有饭可烧。说着，不由两人再问，把门关上，就进去了，再也敲不应。两公子不知是何缘故，心里又好恼，又好笑，立了一会，料想叫不应了，只得再回船来。

船家摇着行了有几里路。一个卖菱的船，船上一个小孩子摇近船来，那孩子手扶着船窗，口里说道：“买菱那！买菱那！”船家把绳子拴了船，且秤菱角。两公子在船窗内伏着问那小孩子道：“你是那村里住？”那小孩子道：“我就在这新市镇上。”四公子道：“你这里有个杨执中老爹，你认得他么？”那小孩子道：“怎么不认得？这位老先生是个和气不过的人，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戏，袖子里还丢下一张纸卷子，写了些字在上面。”三公子道：“在那里？”那小孩子道：“在舱底下不是？”三公子道：“取过来我们看看。”那小孩子取了递过来，接了船家买菱的钱，摇着去了。两公子打开看，是一幅素纸，上面写着一首七言绝句诗道：

不敢妄为些子事，只因曾读数行书。

严霜烈日皆经过，次第春风到草庐。[[15]](#footnote-15)

后面一行写“枫林拙叟杨允草”黄评：诗系元人作，见《辍耕录》，老阿呆攘为己有，改七律为七绝，得谓之呆耶？。两公子看罢，不胜叹息，说道：“这先生襟怀冲淡，其实可敬！只是我两人怎么这般难会？……”

这日虽霜枫凄紧，却喜得天气晴明，四公子在船头上看见山光水色，徘徊眺望，只见后面一只大船，赶将上来。船头上一个人叫道：“娄四老爷，请拢了船，家老爷在此。黄评：不平处正要做尽曲折，且借此出鲁编修，语气小小一顿。盖一直写访杨执中，似觉拖沓累赘，得此一顿，大妙。船家忙把船拢过去，那人跳过船来，磕了头，看见舱里道：“原来三老爷也在此。天二评：因四公子在船头，三公子在舱里，故先见四公子后见三公子。分作两层，便不直率。只因遇着这只船，有分教：少年名士，豪门喜结丝萝；相府儒生，胜地广招俊杰。毕竟这船是那一位贵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【卧评】 　　 娄氏两公子，因不能早年中进士、入翰林，激成一肚子牢骚，是其本源受病处。狂言发于蘧太守之前，太守遂正色以拒之。不意穷乡之中，乃有不识字之村父，其见解竟与己之见解同，虽欲不以为知言，乌可得已？一细叩之，而始知索解者别有人在。此时即有百口称说杨执中为不通之老阿呆，亦不能疏两公子纳交之殷也。黄评：妙批故执中愈不来，而公子想慕执中之心愈浓愈确。其中如看门之老妪，卖菱之童子，无心点逗，若离若合，笔墨之外，逸韵横生。 　　 冒姓打船家一段，与上文吩咐晋爵赎杨执中一段，两两对勘，才夹出真乡绅身分，非如严贡老时时要写帖子，究竟不曾与汤父母谋面者比。且文字最嫌直率，假使两公子驾一叶之扁舟，走到新市镇，便会见杨执中，路上一些事也没有，岂非时下小说庸俗不堪之笔墨，有何趣味乎！。

1. 守备——武职名称。清朝外省武职，提督最大，以下是总兵（即总镇、又称镇台）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、千总和把总。“守备”的品级，约与文职的知府相当，一般称为“守府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大轿子——这里指做大官。清制：三品以上的文官在京准用舆夫四人，出京准用八人。坐这种大轿的大官，一般称为“八轿官”（第二十二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身分——劲头，分量。这里指酒的浓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酒娘子——即糯米酒酿。“足有二十斤酒娘子”是连酒水、米一起算；下句十五六斤“酒”，也是连酒水、米一起说的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胡三——胡闹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功名——指官职和科举资格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旗——盐商到盐地去领盐时，各在船上竖一只旗子，上面写着字号，让搬运工人认起来方便，后来成了定名，某某号就叫做某某旗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国课——国税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详请褫革——呈请学政把犯事人的生、贡资格开除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盐规——盐商按成例付与地方官署的津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越石甫故事——越石甫是春秋时齐国人，因事坐牢，晏婴把他赎出来，接他到家里，他口不言谢。晏婴进内半日未出，他认为轻慢无礼，要求绝交。晏婴知道了，赶快接他进去，尊礼他做上客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“公子有德于人，愿公子忘之”——战国时，魏国信陵君出兵援助赵国，击退秦军，赵国感激他，要拿五个城封他，他因而骄傲起来，有个门客就拿上面的话忠告他，促使他反省，改变了恃恩而骄的态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高灯——下有长杆，可掮以出行的灯。平时插在特制的座架上做摆饰，也叫“戳灯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通——方言：洞穿、破成窟窿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“不敢妄为些子事……”——这首诗是元人吕思诚所作的一首七律的后四句（吕诗，《辍耕录》卷十二、《识小录》卷二并引）。作者这样写，是讽刺杨执中抄袭和娄氏弟兄、鲁编修等人的不学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5)